



天池文集



石湖稿目錄

卷之上

郭光祿詩集序

二顧集序

與范君爵書

書二羅集序後

書招魂章後

擬連珠三十首

王少湖先生傳

寒山寺別語記

與沈比部書

與徐文卿書

與沈吏部書

與劉子大書

寄鄒吏部書

與宋侍御書

卷之下

監察御史王公神道碑

送黃訓導遷碭山教諭序

與姜給事書

鉏麇論

敝無存論

虞卿論

豫讓論

范蠡論

季札論

管寧贊有序

與王叅知書

南郊誦李書

荅羅生良知辨山陰論

與九弟書王公府志

上六兄杜陵書

評西隣子文說

石湖稿卷上

志郭光祿靜甫詩集序

馮時可元敏著

郭靜甫先生之老也隱於瑤林莊莊去虎
丘五里而遙松篁冥鬱雲垂煙裊引泉構
石塵跡兩絕而先生自灌園外益務爲詩
所積凡若干卷始先生以慷慨引誼名冠
惠文會大司徒謬欲益賦抗章爭其事失

上旨誥其官既乃郎駕部監護諸將剪扞
島夷方以功受賞而大臣修絳灌之隙刺
據其罪即謝事歸倘佯山阿不窺朝市者
三十年宜其於詩深也自昔不得志而爲
言者九歌九歎之章於變態極矣彼其懟
恙隤側以洩夫不平之竅遂欲慘澹兩儀
而橐糝四時哉古之有道者不以我病物
不以人易天其視窮達得失也爲風雨寒

暑之序是故其修詞也不耦世而諛不憤
世而誹夫夫也用情則有餘而約性則不
足矣至若風人所載考槃之寬執翽之樂
揚揚陶陶寤寐弗諼何其肆志於屯夷而
絕意於晉泰也先生踐華歷要亦既有年
而一旦隨牒在遠終於棄置乃能以山阿
爲周衛以伊吾爲勲業夷猶暇豫以自老
異於所謂懟恙隤側者乎誦其詩溫厚爾

雅斟酌於華始迪變間抑不爲諛激不爲
誹颯颯乎風人之致可謂能約其性矣雖
其畜神布采於變態或有未盡而文質相
劑壹歸雅馴譬之黃鐘大呂朱絃清汜豈
與夫角觝漫衍虎瑟龍箎娥歌仙唱者競
其繁奏哉始余覩先生封事意其燕趙悲
歌慷慨男子也以今所覩則固考槃執詔
之流有道者也夫士也亦寧可量

二顧集序

余髫時則聞吳中有顧九變先生矣先生
自少以博士業流雋聲中歲覩時事有所
觸忽嘆曰是何爲哉夫非藉此以馳世路
耶而世路齷齪不足馳母以是奪吾春事
遂棄去而肆于詩然以好飲兼事生產故
於詩不甚著余間得其一二章率傑朗不
類世俗脂韋語後予於沈虞部齋中復識

先生子山甫山甫自吳城徙周山隱焉周山去吳城五十里而遙鳴壁最深其民朴茂老死不相往來無城中婆娑游閒之習君能操土風不好雅遊又不食酒視博士業與家人產若逸焉終歲苦吟亭思象外白日如晦其於詩獨著王司寇元美一見諤然驚曰柰何使臯壤之士獨操正音耶夫吳人稱詩不越吳歛爾靡靡然襲人咳

唾之餘何有於情性以此諧里耳而賈錢刀則可大雅之謂何山甫度幾一洒之矣自司寇評出郡邑始物色山甫而山甫不屑也其爲詩濯滌滋垢而調致悠然若零露之灑篁月寒之映水玩之似有鮮采而即之亡得以方之九變格不相襲而聲不相比也第其人皆標趣超然奮懷霄雲故能各以其所得爲詣彼以赫蹏市錢刀而

汎詠膏壤者二先生視之若土梗耳語曰
詩爲人貌夫二先生之言非吳歛也乃其
人非吳蒙哉

與范君爵書

近處鄧山雨雪連旬菰飯蓴羹并日而殮
夜卧老僧破衲中覺形神更快爾招予者
再莫能相從顧嘲我爲蓬藿所繫誠然誠
然但以方子爲市廛所係差強哉子錢家

再諾再爽其宜也當此薄俗操衡視續而
予也衡不能舉續不能飛孰爲落毛耶然
如此山之實亦可永日政不必監河貸也

書徐太室二羅集序後

徐太室先生序二羅集云詩非風也而出
之以感觸如風之善行而數變故謂之風
古列國之詩各因其謠俗之變而互爲之
聲如必相假借則列國混爲一風已則不

能以自辨而採詩者奚所據焉故北主迅
爽南主婉麗雖不相爲用而要之不詭於
率然應感之情即仲尼均有取焉乃嘉隆
之際北風日競一旦坐奪南人之氣而少
年爭附麗之於是和平雅淡之調希而傲
睨浮薄之音熾是遵何風也斯論似矣而
未至也詩者緣情而生因氣而發氣有強
弱係乎俗而情有邪正本乎教氣所異也

情所同也善學者本其所以同而劑其所
以異又何判然南北之有故鄭之靡也而
羔裘以詠直齊之誇也而甫田以戒躡陳
以歌舞著也而宛丘則刺蕩秦以駟鐵雄
也而蕪葭則懷人使觀者去其國而存其
詩又安知其孰爲南而孰爲北也風之行
於天地也雖東西南北善行而數變而其
爲激也藹也叱也吸也呌也讓也突也咬

也又何東西南北哉吳人之爲吳語也久矣自北地歷下樹標幟于中原而群然趨之始失其故步矣然而失所以法也非失於法也吳詩之清淺而靡弱也不以二李劑之而何以詩哉獨惡夫拾人咳唾之餘竊其殘膏以自馥而忘其所謂意興則襲其所以異而失其所以同襲者不能合而失者則已離矣若謂其附麗之而滋傲睨

浮薄也則二李之言固在也烏覩所謂傲睨浮薄而令彼移其法二李者以法高楊諸公又安知其遂能和平雅淡否耶徐先生之論所謂厭刻鶩之不類而疑真鶩也

書楚詞招魂章後

余覽招魂之作其詞肆其旨隱蓋悲夫衆人之醜正惡直而於原之款款未有察其中情而爲之蹇修者不得已而託詞於天

帝至求其魂於上下四方若以閭闔靈瓌
不可一日無有法家弼士而懼其離殃愁
苦從彭咸而不反以爲國家憂真有人百
其身之意焉所謂封狐雄虺赤蟻玄螿土
伯虎豹皆以指夫謠詠之徒充斥有位使
人無可託足而高堂邃宇層臺累榭朱塵
翠帳秦篝齊縷吳歛蔡謳則喔咿嚅唅之
黨爲此以固寵而莫能哀高丘之無女者

也嗚呼左徒之門亦風雅之翼與正氣既
挫則鬱而爲奇奇節終抑則肆而爲文馳
玉虬而走鸞皇驅望舒而奔飛廉出鬼入
神飛天躍淵窮變極態其言矣茫茫楚國
藉名於詞猶若不亡也矧其魂之廩廩于
今曷不可招噫嘻彼甘爲謠詠以媚靈修
者其魂安在而亦安能垂瓦斧之鳴于茲
哉

擬連珠三十首

臣聞以縉緣縉則察色者莫識其美以水
 濟水則知味者不能為食是故大明之詠
 稱殷以儆周至言之書借秦而惕漢
 臣聞神之所恫雖貴不享天之所開雖賤
 不遺是以王子投瓊河伯返而化石雅奴
 祝鐵山靈祐而成刀
 臣聞瑤光火齊非假輝於丹堊縣藜結綠

不借飾於青黃繁奏亂手中聲浮詞傷夫
 大雅是以奭衍乃六經之賊江庾為四始
 之灾

臣聞明鏡不瑩則妍嗤爽照靈根不濯則
 緇素改觀是以商咄失美於魯父仇靡忘
 醜於陳侯

臣聞導利以勢則下不威而從令格俗以
 形則上不勞而底績是以齊途之樹沐而

野無荒塍楚閭之梱高而衢無痺乘

臣聞善惡所觸遇變莫回緣業既深延劫
不解是以鵠蒼啣卵以開國仁感而沒爲
黃龍巴子射女以臨夷威殫而終爲白虎
臣聞獸炭生春寧借吹於鄒衍明珠照夜
不求曜於魯陽是以周於德者邪世不移
富於術者窮居無悶

臣聞吹笙於堂小和弛而大巢孤登車於

施隻輪缺而滿載危是以一壬當路而掩
玉燭之光匹佞操衡而毀金甌之固

臣聞烏啄牧靡而解毒梟食桑椹而革音
金鱗象渚導之則禮樂之鄉青羗羽民馴
之則鄒魯之俗是以王者不介鱗夫四裔
聖人常衽席乎八荒

臣聞兔絲燕麥無濟饑寒畫筴棘猴詎充
器用是以循虛譽者失幹時之才尚文具

者鮮成務之實

臣聞理表之議拘儒所駭域外之觀精識
所朗是以戰國爭強於蝸角則鄒子漫說
九瀛末世競利於刀錐則佛氏廣稱三界
臣聞商聲羽調則見訝於巴人龍章鳳繡
則取譏於裸壤是以下士聞大道而笑庸
君聽古樂而疲

臣聞吳郡石鼓響寄於蜀國之桐豐城寶

劍光得於華陰之土是以名因勢而後顯
才遇時而始彰

臣聞數篲乎神即八絃而可見幾藏乎寂
雖五步而莫窺是以推形察景日月昭於
表下偏聽獨任胡越判於舟中

臣聞衆目若稚百金屈於搏黍險路成波
一壺重於拱璧故物違時則賤事耦俗則
伸是以叔孫業儒而進盜墨子非樂而吹

笙

臣聞揭車在阼芳經時而未歇都梁當術
翠即日而旋消是以二翮遠秦則溫谷之
爪無與雙離入洛則華亭之鶴不聞

臣聞突曳片煙則秦宮不足以薪防容握
螻則淇園不足以塞是以過失於一言而
千載辱節墮於一朝而萬行敗

臣聞扶衰開閉飴以仁暴而殊其用漕粟
灌城水以好惡而異其施是以柱下玄言
或爲申韓之嚆矢堂上雅樂反導淫艷之
洪波

臣聞靈暉麗天因暑寒而分畏愛時風灑
物隨貴賤而異雌雄是以糾猛施仁爰救
一時之敝蘇枯解愠用達八方之和

臣聞蒼靈迴春萬卉不謝其榮屏翳施雨
百穀寧懷其潤是以帝堯之力何有孔子

之聖莫知

臣聞草有莘有藎合服之則壽而獨食則
戕生言有甘有苦並察之則明而偏聽則
召亂是以聖王旁資乎瞽史賢佐兼訪於
蒟蒻

臣聞物由微而之盛俗自約而趨奢土簞
爲九莖之權輿燔黍實百牢之觴濫是以
虞臣諫夫漆器孔子惡夫象人

臣聞以身率物必唱高而和廣以人動天
惟精至而神通故永歎於隆墀則聲盈遠
壑齋心於闈室則衷格昊蒼是以王者本
大猷以頒渙汗聖人執玄德以爲明煙

臣聞洪澤之蛟挫素威於長饑平臯之蟻
摧青瑯於失水是以忠如左徒不勝椒蘭
之媚直若太傅卒困恭顯之讒

臣聞尺蠖蒼黃因食而變圻人頽素由操

而染刃藉剽於要離鼎資舉於烏獲是故
君子慎所親以爲宗智者審所託以畝業
臣聞田連成竅共琴則七弦無踈越之響
造父王良齊駕則六轡罕如組之形何則
柄不可以兩操器不容於旁假是以豎牛
用令而愛子見賊蔡姬主斷而慈母致疑
臣聞小蛇徙於涸澤負類而目爲神君大
魚動於齊水隱形而指爲河伯是以黨衆

樹侵主之基聽偏導生奸之路言不異於
臣聞習移則初荃而後艾情變則始卯而
卒梟是以舉所美必觀其所終廢所惡必
計其所窮曰文莫若此入也

臣聞附黃鵠之翼者或失路於衝飈探神
蛇之珠者常殞身於毒霧是以炎門借著
平原由茲召殃權館飛纓越石以斯蒙詬
臣聞柔木荏苒有緝絲之能嚴鼓闐鞞無

應節之響是以優旃漆城聽捷于太室之
談那律瓦衣喻精於上林之諷

王少湖先生傳

野史氏曰夫學者博觀玄覽猶必考信於
躬行孔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
吾未之有得然則爲學在躬行若斯之切
也而世儒紛紛務張皇以立門戶竒詭渺
論出蒼天而入九淵綜厥行事曾不異於

塗之人此何以貴焉余雅多王先生行誼
因同學周舜臣之請載其事以勵學者先
生名敬臣陽湖王公庭子也始孩而倍母
畜繼母郁安人所以餌代乳故體甚羸弱
稍長就外傳誦書輒了了讀詩至野有死
麇章廢卷曰孔子放鄭聲而是詩胡爲存
哉必漢儒誤拾其已刪者宋儒承陋而不
能辨耳陽湖公不能難也年十齡值清明

節書凡云天何以清人何以濁天何以明
人何以昏見者驚其早惠陽湖轉國子博
士先生年十四隨侍長安誦四箴註悟孔
子求仁之旨而嘆曰學在是矣心者動之
主心無妄念則非禮之動安從生夫天下
之事未有不攝於此心至其體習而心忘
則至精所感盪而神理爲之曲中如輪扁
之斲規矩矩其糟粕也由是居處必以

禮自準雖燕褻必正襟危坐無惰容踰數
年父命先生應舉泣不忍離再被命始行
陽湖雖久宦家無資斧先生歸而廬居甚
隘則寄寓天王寺中鬻書易粟有饋殮者
却之不已則書壁云不食嗟來食寧爲溝
壑夫其人乃止饋年十九藉博士弟子員
執贄謁莊渠魏公而考道焉時學者皆力
爲竒傑文自振而先生獨默坐澄心曰學

不聖賢雖凌厲道上軼大丙之轍極豐隆
之勢君子不貴也年二十一婚盧氏女相
見如賓朝夕共省郁安人而郁安人性卞
急臧獲稍拂意即洗潰至毀器擊牀先生
宛解之者萬方不聽則跽而進湯安人擲
之地因入寢室先生蒲伏待命未得久之
天旦矣陽湖觀察建寧先生從游居二年
陽湖請終養歸而先生當戶晨昏伏臘奉

盥請祗觴豆饔爨無不躬親有招先生飲
者以妓佐歡先生見曰吾何以衣冠坐塗
炭稱疾而返自是遂絕燕會祖母俞得老
疾先生進七劑逾月不解帶既沒標踊號
泣如孺子慕至見陽湖則拭淚不敢爲毀
容陽湖服闋叅藩江右而先生奉郁安人
於家視滫瀡惟謹先後嫁妹者三皆傾橐
以助衿襦愈於已女治閩內外井井不施

捷而舍中兒無敢通飲食狹游者陽湖致
其仕歸則先生每擊鮮邀文太史王吏部
陸尚寶過爲親娛不令知所繇置陽湖每
出飲無論寒暑必逢衣大冠送於中堂戒
侍者曰若任也乃公或飲逾量湏若節之
迨歸雖夜分必擁篲迎於戶或風雨則逆
諸途已酉歲得寒疾劇甚見所倚篲微傾
曰此非得正而斃也侍者整之將死嘆曰

長者在堂而身先蒿里哉死逾時復蘇經
旬而愈則以陽湖命養病別墅次年始歸
子舍而配盧氏不能婦失郁安人驩先生
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閉戶省愆不御
內者十有三年陽湖疽發於背先生親自
舐拭卧床下者數月陽湖慰令少休無苦
也卒不敢寧戊午歲郁安人終哀如喪祖
母三年未嘗見齒人不知爲繼母也既而

長子卒陽湖爲置二媵人先生雅不欲也
陽湖曰若虞燕女溺志而不虞我一綫息
哉先生乃勉從數歲不乳竟謝遣之甲子
督學耿公聞其行超格貢焉強之赴京以
親老力辭郡邑或交以篚謝不納而惟以
坊金惠三族曰此國恩也願共霑之陽湖
老而患足不良於行先生復絕內移床傍
親所卧如是者三年久之陽湖病轉劇一

夕十數便先生卧不交睫微聞聲歎則躍
然起立爲代鳩杖未幾陽湖捐館舍則哀
如喪郁安人者遺田數百畝以其半贍三
族曰此父遺命也宗人莫不感泣相率而
喪陽湖總者如功功者如碁至賓客慕義
而賻賙者亦視喪郁安人什倍矣先生鮮
兄弟友愛諸從痾癢如其身諸表姪率子
視焉闢館舍厲之學婚嫁必任不以歲誦

辭至其自奉則一食脫粟終歲單絃蓋五十年如一日也嘗命僕以銀器質子錢家逾年贖之而子錢家誤與金器促僕還之子錢家勞僕以布僕不受也曰主行德而我顧爲利乎陽湖嘗謁客歸途遇他家僕倚醉踞而詈與人辟之其人逾益垢詈直至廳事呼姓名撞擊戶扉諸蒼頭忿欲復之先生曰是人不逞異常當暴死若無庸

輕六尺以與較婉言謝之其人歸不數日死里中服其早見先生嘗謂議論不如著述著述不如躬行故遇人多杜口不談自見耿公公勗之曰子湏以言論橐鑰後人聖賢無獨成之學俗雖敝不可諉也由是多所勸諭五十以後弟子來從游者四百餘人咸刻厲相責課一意事聖賢學不爲兩端自解諸賓客聽講者戶外趾常獵獵

諸生以二六日會禪興寺辨論鋒起先生
徐以約言定之莫不渙然冰釋嘗云學者
不可標立門戶門戶若立增長言詮為弊
滋大吾道至公至大惟不見乎道則有是
非有彼我苟見乎道則方寸大觀物無不
可萬派千枝不離於一又何是非彼我哉
先生於學無所不窺而猶以慎獨為標的
曰聖賢論學總先於慎獨身體之自可見

慎獨之要曰研幾也審則也盡之矣幾善
惡也研之而後知否則或混於惡矣則帝
衷也審之而始得否則雖善而不精非天
命人心之本體矣又曰親長之際衽席之
間慎獨之基本乎薄其基何以成九仞之
山也戕其本何以發干霄之木也又曰學
者眼界不高則不足以達乎神化胸襟不
大則不足以侔乎天地骨格不堅則不足

以負荷無窮聽其言者興起甚衆吳俗慕
魏晉放逸恣睢儀檢先生繩以法冠婚喪
祭儀節品式準於文公家禮遠邇相倣雋
者不敢蹈厲而拙者有所遽循自是風俗
一變先生檢押若處子而奮迅行義則壯
夫有不能慈愛若桑門而諄切誨人則嚴
師有不逮其與門弟子所稱述皆庸言庸
行無有驚世駭俗之論至於優而柔之曲

而暢之使人日改月化而不自知則有出
於言語動作之外矣余自黔歸與先生談
推學問甚洽也曾與予論文曰弁洲四部
吾懼其啓學者以靡闡也徐迪功著撰甚
富而行者三四卷吾貴其能捨矣彼不能
捨者有三多欲也好勝也自是而不知也
有是三者斯賊道哉又曰六經文之本也
今之爲文者舍六經而效子史本之則無

譬之祠惡池以爲河祠配林以爲岱何當
耶諸生有專事靜坐者有汎覽子史者先
生曰靜坐則繫心博觀則奪志豈所謂主
一無適而通達萬變者哉自是諸生學知
有鵠矣先生不尚言而言自藹然聽之有
味不工文而文自斐然玩之無窮所著有
婦訓家禮纂游武夷記行於世馮子曰天
下之言學術者衆矣守虛靈者以溟滓爲

宅執象器者以筌蹄爲奧猖狂叫呶詭僻
固陋而不自知其非至其下者則佔俾爲
學齒頰爲師卑卑焉以逐時好取世資而
已矣曩常踐履視爲贅行若夫嚴於屋漏
以對越上帝人域是域以上達天德獨先
生有焉昔蔡中郎作碑惟郭有道無媿余
之傳先生也亦然

寒山寺別語記

萬曆丙戌孟夏晦日羅叅知汝芳周南雄
思久約會寒山寺汎棹從之風日清嘉水
煙山藹披望適意適有小艇從林中出則
唐內史袁福徵也因共載抵寺中而比部
錢有威僉憲管志道與嚴生輩分席而據
坐矣開士徹空亦跏趺席前相與談議皆
仙品佛乘竒譎卓犖一經神恠一緯人理
彼此競交金湯不覺日陰移矣二先生將

出門而管君復請所事周先生曰今日之
晤樂矣慮不動乎機利迹不判乎人我從
且至暮更爲唇吻而不越仙與佛也則恍
若蓮臺淨土金庭紫泝在目前矣若能以
今日之晤爲終身之業乎嚴生獵纓而語
曰談何容易心之難馭也馳物如駭機而
留邪如詛盟吾志於道十年矣而機利之
念人我之相時時在也羅先生曰子未志

道耳志道者若農夫也是穠是藜雖有饑
饉必獲豐年安有田十年而尚蕪穢者吾
子勉之作之振迅養之優游善端之長也
亦如苗耶曰先生奚為工曰若今日然或
坐或起或立或倚皆工也曰靜坐何如曰
子務靜其心毋徒靜其迹夫君子也性守
宮庭而後可以杜戶絕軌否則坐馳矣曰
周妻何肉道之蠹也將絕之乎曰味禁重

色禁淫而已矣太樂則損性太苦則窒神
中道而稅者其沮於難耶衆皆稱善二先
生遂去或責管君曰汝輩皆誦法孔子而
稱仙與佛杳冥誕謾寧非棘刺沐猴之談
耶曰孔子而居今之世也亦然矣鼠腐羶
肉之陳也趨者如蠅競者如虎而有能疑
清香殮爽氣者若之何不貴故距揚墨於
戰國者聖人之徒談佛老於今日者亦聖

人之徒也子試觀金閭冠冕之士停轍而語首及除目次則造請次則什一而已矣能爲虛遠之論者誰與子不夏蟲夫彼而瘡疣夫此耶袁君曰子之督過若里也深矣僕請借言吾里之豪以虧免若里之罪可乎夫其恣睢狼藉壞鴻隙而侵牛亭者無論已即飲食燕樂之細也雕卵淪之雕撩爨之甚或廢千緡以款一守橐百縑以

贖一令矣茲地也猶處其實而從其簡也雖曰夏蟲寧若吾黨之螟螣耶徹空咲曰曾是二大夫而詹詹間間爲也蓮之與楹也厲之與西施也道眼無所別視而子乃立町畦於兩地樹藩籬於一膜振其短而掩其長無乃非慈悲心與有人我相與殺機日長生意日消蓮臺淨土金庭紫泝益濶遠矣衆皆讚嘆以爲快論而管君復振

袂曰若稱佛老以爲輸攻乎我又將舉孔子以爲墨守子於衛靈曰無道於從政曰斗筲夫豈不知是非之彰道所以虧也而柰乎其拯溺之心不容已也夫曰無諍曰平等佛法耳汝而構斯難也其然哉徹空曰大夫借佛以攻俗而又借孔以攻佛斯不平爾以我不平破若不平若平則我平是所謂無諍哉管君不能荅向予語曰子

素能挫銳摧鋒何以不助我申理余稱老氏語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矣子歸而求之我有靈境空洞無涯此中有得即蓮臺淨土金庭紫泝亦何以易吾蕭然之一室而何以爭勝場於茲爲諸公遂一咲而別因書其語爲記

與沈比部書

別後每有索居之嘆恨不能縮地以從而
又無便羽可以布尺素炯炯寸心徒相照
耳林居以來繕性玄漠而暢志湘素蓋且
安之承諭當途之不以遐遺也遂欲驅駟
野麇而薪楚谷芝則惟門下爲之地哉但
恐山靈遺責而海鷗見猜則亦惟門下惠
之以羞也其寧不躊躇於是而敢踴躍以
趨耶上章紛紛爭爲賈陸盛矣想丈不能

無概於中然聞古之聖人其作用在依乎
中庸遯世無悶必不得已而爲驚世行也
若以功業動其心而急於豎建終爲不識
義理便與天地正大之情不相似矣自奉
道誼之盟已幾十年不敢不相爲勸勉丈
於斯理或有新契惟不棄而教之幸甚

與徐文卿通政書

弟素抱稽康之懶每值便置於長安故人

握管思寄而輒復因循自墮至如我丈投
誼不淺而彼此不相嗣音如隔絕域抑何
自解惟誦停雲之詠與子衿之章則未始
不黯然哉山中無事緬懷夙昔招提之中
華陽之側盥垢披襟長歌短詠羽觴流行
橫參落斗斯樂也寧可再乎惟是肝膽意
氣不與容華相零不共年光相謝炯炯在
也拉荆卿於燕市予要離於吳宮萬里比
鄰彼此可以相望而舉一觴矣其何必尺
素是勤

與沈寧菴吏部書

吳江風雨龍劍忽飛未知何時神物復并
念之實增怛大疏一出天下爭快蓋自
居卑處冗者猶或出於憤激畔援而門下
處顯曹要地乃顧視如棄唾不惜露齒決
齧以決一日之去就斯所謂仁心爲質引

義慷慨者耶搏霄之鵬稍息雲翼躡風之
駿暫蹶霜蹄九天萬里固自在也 聖主
深恩夫寧有量尚亦思所以報塞哉江東
風物可毋問矣

與劉都督子大書

僕一僮父耳乃得從公於長安邸第松風
柳月謾濯濯映被人也其何止獻牛心
而分禁齋留連歡娛爲稱樂耶別後低眉

折腰奔走簿書都無復味遂以思親投劾
而歸登臨之暇稍自肆於二酉宛委之藏
以送餘日雖魚釜塵甑固自快哉獨不能
以身從公唱和於華陽碣石如曩日之樂
則黯然而餘情焉雖然苦行頭陀與富貴
神仙彼此固不相羨垂天搶榆其爲適也
夫寧有二因廷韓北行籍爲洪喬且欲以
吳山煙霞爽氣而致之燕臺其許我哉

寄鄒南臯吏部書

向日上記敬以所事請質鳴黔驢而擊秦
正其伎倆亦單矣乃以薦於清鐘大鏞萬
舞九奏之間其不倫哉而過承手諭惓惓
慰薦又勗之以進修之實則非深愛不佞
者其何能然大抵吾輩適道非奮發則不
能進非確實則不能持若務議論而急名
聲則學時已離乎道故雖窮大而無益於

性分雖博觀而不泊于義理此孔孟之學
在反諸已求放心之外無他道也門下以
此自淑而復以此課不佞其教督至矣古
人以知已重於感恩若造就之則其重也
益無量敢不以是爲韋弦而終身佩耶時
事漸有可虞其惟君子之身爲度哉非野
人所得言也

與宋侍御可泉書

時可才術無聞而道德有負解組以來竄於菰蘆爲吳下之阿蒙其不足齒亦甚矣而臺下乃謬以葑菲登之薦䟽謂爲江左名流何辱知遇如此不佞於茲雖不敢奪其林壑之心以畚報荅而一顧之後使愚不敢自棄以求副夫名則剪袂大德何可忘耶近見交戟之士搯吭而言盛矣要以感君心維世道不折檻而直不借劍而正

則惟臺下爲之領袖哉君子之於言也寶之珍之貴之神之盡誠竭節憤懣於中以出之而不求有聞於天下彼求聞於天下者則已細矣是何足窺臺下之藩也江南自使節過後齟其姦猖澤以風雨而老穉咸就衽席山阿之士咸得優游以賦叢桂如天之福何止䟽中數子蒙之耶而又何以爲報

石湖稿卷下
石沙王先生沒幾三十年而其子鴻臚君
同穀謁予東亭以其誌狀徵文為碑余既
卒業而嘆曰嗟夫世之日以波也士之炙
轂以驚利而絜楹以諧俗者滿交戟矣一
或角立露其骯髒則眾且指目而以其身

石湖稿卷下

馮時可元敏著

監察御史王公瑛神道碑

石沙王先生沒幾三十年而其子鴻臚君

同穀謁予東亭以其誌狀徵文為碑余既

卒業而嘆曰嗟夫世之日以波也士之炙

轂以驚利而絜楹以諧俗者滿交戟矣一

或角立露其骯髒則眾且指目而以其身

爲鵠於天下矧惟直指之使實當事所藉
以爲引繩排根而釋所甘心者乃徒持柱
後惠文孤立行一意則孰能免哉先生涉
世踰踔良亦以是然藉使怏怏者居之寧
有死所而獨優游林臯政行於鄉以永終
譽亦既能自立乎即癘疔於仕有餘榮焉
噫嘻覽其行事蓋亦可以碑矣先生諱瑛
字汝玉別號石沙以先世所嘗居志思也

初受書邊進士伯山伯山驚曰是我老友
也而門人乎哉自是邑諸生有名者無敢
以其業與先生齒嘉靖壬午舉應天試三
上禮闈不第則結廬山中以一石支戶絕
剥琢者數年採畜既弘而爲文游矯道上
與唐應德薛仲常並驅揚鑣矣壬辰舉進
士高第授太常博士 世宗皇帝方興禮
樂隆諸祀制作叢沓先生斟酌舊章由由

然仰塞之如素習尋召入臺貴溪夏公會
才先生於奉常每推轂不置欲引爲羽翼
而先生粥粥守官與之議論相聱牙也適
上欲南巡當事不敢止羽林伙飛甲以待
矣先生誓死抗言 大駕遠出重勞 聖
躬且縣道蕭然煩費恐在符之黨藉茲竊
發 上大悟輟駕久之勅釐三方馬政摘
姦抉蠹省費巨萬庚子出按閩部閩地肥

衍海錯山菓玄黃綺縠衣食天下民易於
咎窳而先生帥以儉素盡却導騎以一輶
車行部所至斥珍羞餽釘罪其供張過麗
者墨吏咸望風解印綬去而益務抑豪橫
卹顛連旌孝烈興學校清寺田以補虛糧
復驛傳以蘇疲邑是歲監臨試事所充解
額皆知名士中丞毛公經略安南徵兵閩
疆先生以虛聲遙佐其勢敵爲退却而民

不擾捷聞獲賴金綺朝議開鑛於閩先生
力請閉之無啓盜端閩人至今德焉閩部
多崇岡壯岳危立怒飛水則琤琮潑汨忽
商忽徵絲肉競鳴先生褰帷眺聽芥視一
官矣會有貴人恣橫里中先生發其不法
事貴人多奧援相與擠之遂補黎平守嘆
曰我夫也而寧能泆忍以易一緋乃乞骸
歸歸而多山澤之遊寶界銅棺諸嶺杖屨

恒及卜築九龍峰下摘䟽啜茗其中又與
諸鄉老修復吟社每良時令節促席飛觴
分韻授簡空明爲供藍黛爲殮脩然物外
風焉晚節詩益工不模而矩不繪而麗竒
語雅調雜然並奏先生雖嶽嶽難近顧其
豪態爽氣多施於嘍喏貴人而遇里中芸
牧無不煦喻媛妹未嘗恣其瞪眈然或以
私意相干輒秉義裁之不少假即有興革

大故挺而白於有司不少避方島夷侵錫
民以無城爭鳥獸窟令王其勤患之先生
奮曰寇深矣寧能以邑爲孤注捐鏹數千
緡爲城身先版築邑長者爭應之甫畢役
而寇至則乘高却之賊不能師以解去會
有蜚語誣令擅殺則白於上官卒免令居
常痛蚤失恃事繼母備極孝養上食必手
自芍藥嘗而後進比終則崩慟柴毀幾不

支矣年幾艾始生子同穀不以愛廢勞朝
於詩書而夕於禮也同穀以故風氣日上
稱其家聲云同穀甫弱冠而先生云狙實
維丁巳之歲踰耳順二暮爾天下方以其
年不德媿祿不德配疑天道不宜嗇於善
類然而德於官者祝無已德於鄉者口無
已則所得與鼎貴大鑿孰多而同穀意猶
歉歉不能無忘於其嗇也慤勤百里欲以

不佞數言爲之補苴而貴壽之則不佞之
又曾足以奪趙孟而遐冥靈哉爰最其大
者詞而碑諸墓

詞曰矯矯王公覃作於吳有珮其芬厥德
不孤駿發爲文千載自上橫奔絕驅竒凌
佚宕逃虛蓬藿畜極而通吹虹噓蜺勢極
豐隆隸於奉常譽望鬱藹晉爲臺臣風紀
攸賴 皇矣有命時邁其邦七萃既駕旆

旆其幢要領胡卹抗言斷鞅黃竹稱周蒼
梧懲舜持斧南北蠶氣欲吞神姦夜泣宵
人晝奔交趾之役閩師于翼戎奔若洗繫
公是力虎而冠者眈眈要津公折其角以
拂相臣惜哉華龍窈窕爲制覆謂我狂播
之荒喬公曰違之世路朝隳不腆一壑可
以樂饑寶界翠屏銅棺霞牖兩儀若新二
曜能有球璵自韻藍黛坐鮮物氣踈遠緇

淳頓捐四始逾道灘縱醉潘鬼篆蛇文天
章雲錦宮聲五變竒弄再行道遙白社桂
侶鷗盟狹必衷儒放不踰禮蕞爾孤邑狡
馬思啓公唱子來金城孔堅蝥賊用屏勲
庸焯焉不弔昊天阨我良士既曰畀止曷
又嗇止豈與伊人殊其所貪錫也非五立
則有三我碑碣如孟灣之側高山大川相
爲罔極

送訓導黃先生遷礪山教諭序

古之南面爲師者皆以鄉大夫之有德行
道藝爲子弟平日之所耳而目者使之據
臯比日討而訓之故其心易服而其教易
孚近在功令推擇博士蓋倣此意而黃先
生乃以荆溪人司訓吾郡却冠秣絀俗未
始殊又學使者行部嘗駐節荆溪諸生不
數歲一徃凡先生之德行道藝著於鄉者

亦既耳而目之矣一旦儼然來尸其任其
心之易服教之易孚有不如古者乎惜其
舍此而去碭山也碭山去吳中千里踰江
涉淮淹旬始至且其鄉稱用武之地漢祖
起於沛而羽都彭城當其時吹蕭屠狗奮
武厲誠決一旦之命以爭天下之權者其
人大都產於蕭碭間雄心霸氣習以爲風
而豐衣博帶者左次矣至於今而詩書禮

樂猶不能勝其習也以其習若彼而其師
之德行道藝又非其素所耳而目者其心
之易服教之易孚有能如古者乎噫嘻善
治者不易民而善御者不易馬戎翟之產
汎駕之材皆可以閑輿衛致千里豈必遺
風之乘而後行遠哉碭山雖遠中原也北
瞻泰岱鄒嶧則孔孟振鐸之邦也南望濠
梁荆塗則聖祖飛龍之地也鄒魯之風

未墜豐芑之化方新非復昔日顓蒙之習
矣螺羸螟蠹肖夫非類以先生之德行道
藝樹標以率諸生其靡然而肖也孰有不
如古者乎若夫秩不益崇地不益善先生
當不以是僂然獨不見夫吹簫屠狗之雄
剖符握爵帶礪河山今與芒碭之雲氣俱
歇久矣而矧夫區區者苟或舍孔門之絃
誦而效沛上之悲歌以慘澹一官而涕淚
千古則豈其所謂古之有德行道藝者也
吾不以此望先生

與姜給事松檠書

虎丘長蕩得奉言笑綽有深情非但寄逸
興於山水而已雅論泠然時多會心以丈
之高厲太清立於萬夫之表而翼翼自將
若涉大川若畏四隣此非養盛何以能然
批鱗一疏爭光日月真竒男子事雖隨牒

在遠所謂折君官職是聲名矣 天子深
恩寧有涯涘若精白一念始終不徹常以
對上帝者對 聖主以正大庭者正屋漏
即是實學區區譽望何足言哉白駒已度
無能繫維望南雲而悵然也苟無金玉爾
音愛我多矣

鉏麇論

晉靈公不君趙宣子驟諫公使鉏麇賊之

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蚤而假寐麇退
而歎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
忠棄君之命不信觸槐而死或曰麇之死
晚也死又非其所也夫臣爲君除賊也有
臣如趙孟而君且賊之是爲君爲賊也君
以賊命我我焉得死之而焉得信之勿從
可也君即怒之而將殺之死君之怒可也
且趙孟之賢聞於國麇也何弗聞也而獨

賢其假寐也向不及其假寐也麇也將不
悔其爲賊乎雖悔而無及也抑麇也不忍
於君不忍於趙孟也而寧自忍也曷不歸
而明趙孟也亦自剄也君亦必悔於厥心
也故麇也不從君命而死死死可也明趙孟
而死死可也若以君命往而以君命死是
則可以無死者也馮子曰子之論知其一
而未知其二也麇之死非晚也死正得其

所也自成季以來趙氏執晉之政三世矣
故曰趙孟之所貴貴不以晉主而以趙孟
其勢盛矣靈公之立非盾意也迫於孟羸
而恐其宗與大夫襲誅之也是盾固靈公
之仇也不誅盾則其勢益盛而靈公不安
誅盾則其黨難制而靈公亦不安故令麇
以陰賊之也麇冒賊之名而使其君得安
奚不爲乎即盾有賢之名也安知其非陳

氏之厚施於豆區釜鍾以取民歌舞者耶
是盾之賢愈彰而靈公之位愈危矣麇固
不之信而往也及其往而見其假寐也始
信盾之無不利于君也則惡容以不死也
以趙孟之勢錯一國之趾於其門而有獨
立如麇者耶由前言之則不黨私由後言
之則不害義麇也賢矣或曰是則然矣其
不歸死而明趙孟也隱忍而死計畫無俚

亦與滅獲之感槩同耳子雖辨無以為麇
辭也曰此正麇之善其死也始也未賢盾
是以君除賊也繼也賢盾是以君為賊也
以君為賊而裂齒決齧歸死於庭以暴其
事是彰盾之賢彰已之賢而彰君之不賢
也則是其死也為趙孟而死也為已而死
也非為君而死也故曰麇之死非晚也死
正得其所也噫嘻盾未出境而趙穿為逆

則靈公之失其神叢久矣虜豈得已哉

敝無存論

齊侯伐晉夷儀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先登求自門出死於雷下或曰人之好功名也至是乎人所以爲人以有父子夫妻兄弟之屬也功名於我乎何有夷儀之役無存於是有侈心焉將以功名而傲其親是

所謂蹙其本耶人各有耦不可亂也婚而棄之兄聘而弟室之是亂人之紀也即功如高國吾猶慙焉抑其將以勤君也而曰必高國是娶則是以高國死也非以君死也馮子曰固哉子之論也齊晉敵國也自頃公之敗於鞏也晉人欲東其畝質其母而齊臣無不拊心至靡下之戰臨淄爲墟而無有不寢處晉者矣陽州之役魯恃晉

而勝齊瓦之役晉救魯而辱齊其爲仇也
益矣仇而世也仇而君也寧可與共一天
耶無存于此而不歌虞殯具含玉以待則
非夫也安用室爲乃其父猶常人哉欲以
無後激其不死而不知室之不足以易其
死也死其身而報君室其弟而嗣父無存
之計於君親也熟矣夫死之日行之終也
好義者之所不能惜而貪利者之所不能

僞也高國之娶彼特姑慰其父以未必死
也而非其情也使無存而果爲功名也爲
高國也則戰未必力力未必死而夷儀之
門何能尸哉嗟乎死事亦難矣而腐儒乃
欲於千載之上操深文以陰褫其犀軒三
襜宜乎全軀保妻子之臣接踵於後世也

虞卿論

馮子曰虞卿有道之士也趙之創禍於長

平也君臣奪魄矣彼爲媮者之售其說也
如轉閉錘耳而卿獨能折趙郝樓緩之雄
辨破其君臣之深疑以遏強秦之謀此豈
阿世耦俗者耶卒以魏齊之故捐相印如
棄唾甘窮愁而著書以自老其卷舒抑何
自如也太史公曰庸夫且知其不可則以
卿爲不如庸夫也無乃戰國策士之見與
夫相印於庸夫爲重爾而有道者視之則

條風之時麗也卿以其縱橫捭闔面畫指
撝於人主之前者而以之上下古今馳騁
三五操刺譏之權於雙腕其爲適也亦何
以異即窮愁何據不若庸夫也或曰卿黨
秦仇棄相位而無能救齊也取怨於秦取
咲於諸侯秦不可枉而諸侯莫敢納計畫
無俚則以汗青爲籀廬耳而春秋之著魯
不若陽翟賈人之猶存也噫嘻彼以卿之

罷相而窮也將悔其棄而冀其收耶將不能託業於相而欲託業於書耶淺之乎窺卿者也士之重外者則無所不重苟能自重則雖天下之大不以易骭之一毛藉令卿也始而欲挾秦以求貴於趙則必不肯破媯繼而欲挾齊以求媚於秦則必不肯捐印破媯捐印毅然而無難也則秦之所不能恐而趙之所不能挽也害不足以恐

之窮何足以移之挽不能以留之招何能以來之若樹節於前而遷德於後卿又不然也當六國之際天下爭士士亦爭主固有折脅摺齒變易名姓以求用者矣有長跼虛左棄捐宿忿以用士者矣以卿之智則非不能爭主以卿之才則不能使主不爭即秦之怨莫能解也諸侯之蔽莫能祛也而信陵平原稱佳公子者翩翩猶在卿

獨不能躡躑擔簦以踐其上席而甘黃馘哉士固有所自重安能以庸人之欲啖之而以庸人之見量之也齊之不能救也格於勢爾而心則盡矣八篇之書世或湮滅不見要之君子而著述也直以舒其志意寄其精神論世於前而遺鑑於後非以取適人之耳目爲也苟以取適人之耳目爲也則曷若黃金白壁南面而佩相印以適已之耳目爲哉夫有道者之視汗青也猶相印也

豫讓論

馮子曰讓之死智伯也皎然其志烈士哉先賢之論讓也以爲不移其伏劍之死死於請地之日袖手旁觀坐待成敗及智伯旣死而乃不勝血氣之倖倖甘自附於刺客之流不可以爲國士愚以爲讓盖失所

事也非失所死也晉國之法大臣始亂者死范中行始亂而逐趙鞅至移戈以伐定公天下之惡一也讓何見而事之乎智伯奪中行故地合四卿以共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惡又浮於中行矣讓又何所見而改事之乎及其已事智伯而當國士之遇則其求強智伯也求死智伯也皆臣節也韓魏之地中行之地也非天子之命地也

非晉公之分地也不假鏐絃不資翳釀而請乞以詞在智伯猶爲抑其銳也其銳不單而可以廣地伸威人臣之效於王者皆然讓何自苦而以死爭也趙氏智氏代主晉政而爭爲雌雄非智滅趙則趙滅智矧無卹之忍詢其必爲智氏之戎首則伯之不容已於先發也晉陽之不浸者三版爾趙之爲趙宛轉於智伯之掌矣藉使襄子

無三神之助無孟談之說也是又且中行
趙也趙亡韓魏必隨而亡亡三子智伯不
且為諸侯乎以國士遇而以諸侯報讓之
心也又何以死爭也若乃度敗於未形而
畚安於未亡察幾審微則天下士矣是豈
智伯之臣哉為智伯之臣則亦惟強智伯
而已矣死智伯而已矣強之不得則死之
必得噫嘻其死也不死於行間則不欲以

卒死不死於委質則不欲以臣死以臣死
則欺其志以卒死則泯其志而甘為刑人
以死甘為漆身以死提劍三躍血裹子之
衣而遁其魂其志不泯矣不欺矣讓乎得
所死矣得所死足以掩其失所事矣苟以
其失所事而責其失所死則每生之徒賢
於烈士乎哉

范蠡論

馮子曰士之失其爲士也豈非以富貴哉
故有舍之以爲高者矣而不知富貴之不
足以累人也富貴物也身亦物也以身而
律富貴也其爲物也同則不容拒其爲物
也外則不可邀以物邀物漠暝而不反者
賤士也世莫不鄙之則有盥耳以山棲掩
目以淵潛惡其所競而病其所好者矣物
不相容則惡不能勝則病惡外者隘內病

彼者損我是知所以去累而不知所以無
累也夫富貴物也何累於人而敝跬焉拒
之若築堤以障雷耶惟有道者之於富貴
也其來不拒其去不邀時而用之時而棄
之用如發機棄如委衣直以其身芻狗萬
物而人不能鑄天不能刑若范蠡者度幾
近之矣蠡固三戶產也隱於宛質於吳將
於越相於齊再爲農而再爲賈居則必顯

去則必全以富貴始終而不爲所累周之
季世未有若斯人者也吾竊惟蘇子之論
也以為好貨天下賤士以蠶之賢何至父
子力作以營千金則爲之屢歎而深悲嗟
乎好貨世所有也而焉能加於將相薄將
相之尊而甘程卓之卑舍奉邑之逸而力
素封之勞豈情耶蠶蓋有所爲也蠶之逃
越王而不與文種共一劍也退而山棲淵

潛不益高耶以蠶之滅吳霸越負大名於
天下而益之以高世將物色之不已即鳥
喙之主能容其終老耶夫能持滿於勢者
亦當持滿於名故不得已而以什一自污
却其名而因以却其勢也古之人有託於
酒以避世者矣安知蠶之不以貨爲酒耶
此蠶所以自全也張孟談爲趙襄子滅智
伯而去之耕負親之丘者三年韓魏齊楚

之謀趙也襄子往求孟談負劍而御之歸
舍於廟使烏喙之主爲襄子之御也蠡豈
得全哉蠡之始去也曰君行令臣行意可
窺矣意者何求全也什一者非其意也而
藉以爲意也若曰我有所好而往耳非越
王不能其臣也此又蠡所以全其主也臣
主俱全於道得矣故其去越也不以爲高
其居陶也不以爲卑處而能去何病於處

積而能散何惡於積斯所謂來不拒去不
邀芻狗萬物而非若山棲淵潛沁沁浪浪
居無一物者也焉得以人之所好者爲蠡
好而以人之所累者爲蠡累耶夫人之所
爲累者乃蠡之所用爲全者也奚其好

季札論

蘇子瞻之論延陵季子也謂其觀樂於魯
知廢興於百年之前方其救陳也去吳亡

十三年爾終無一言於夫差知言之無益
不敢言也乃近世論者遂謂季子不救夫
差之亡不欲以身殉鴟夷也其讓位也若
有懲于好戰之俗而虞僚光之橫睨故熟
計而舍之非得已也愚嘗以史考之壽夢
之卒迄於夫差之立也七十年矣斯際也
季子而猶存亦髦鬢矣救陳之役吳獨無
將而將一老叔乎左氏之說大抵浮誇而

後人或據訛以爲實也光之逆也公羊傳
謂季子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而劉向
因之以其不殺光爲仁不取國爲義信斯
言也季子而殺光也則身效其亂季子而
事光也則身從其亂故去之延陵而終身
不入也不入吳國則必不聞吳政不聞吳
政而猶當一將之任耶吳人之信季子也
如信表也柰何聽其去國而猶強之將乎

然則夫差之方驕季子必已先沒而言救
陳者其訛也即季子而猶存庸當諫乎彼
夫差之乘人而闖其捷也伍相爲蓄人矣
任事之臣既以身先其主入江而謝事之
老復以邑先其國爲墟此適足益吳王之
過而速越人之詞也然則季子惡乎宜乎
亦以其邑守死而已若乃係情於位而創
禍於變鄉黨自好者爾而非季子也吾謂

季子非舍吳國者也不有吳國者也夫其
壽夢傳而違也諸樊讓而辭也餘昧授而
逃也人情能勉於一而勉於至再至三乎
僚之與光也相爲目睨而齒擊也各有所
持也季子而有國也何畏哉即好戰之俗
治以禮樂其寧不止戈也而何難季子也
吾固曰季子不有吳國者非舍吳國者
也觀其挂劍於墓而不以死倍心也葬子

羸博而不以死累志也死生無變於已其
天守全其神無却矣豈其於蓬艾之國而
尚數數然也嗟乎爲論者過矣宋人之語
曰季札之才近伯夷則度幾焉然季子非
特近伯夷也抑且近舜何以知之亦以觀
樂於魯也其見舞招箚也曰德至矣哉大
矣如天之無不燾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
甚盛德無以加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
一國以是爲盛而他無所觀嗚呼此季子
之志也

管寧贊

有序

馮子曰三國之際有管寧焉豈一節士耶
少而遭亂渡海依公孫度度虛館候之寧
往見而不館也廬於山谷三十七年與物
無競隣牛暴田牽至涼處善飲食之牛主

大慙男女爭汲闔閭則多買器置井旁爭者自息黃初中被徵還郡自度康恭三世所資遺悉封還之拜大中大夫不應拜光祿勳不應又詔青州刺史發遣所在給安車吏從茵蓐道上厨食卒不赴正始二年寧踰髦矣復具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聘焉會寧卒拜其子藐郎中寧前後所歷于史可徵也夫其見度也視之鑿坏者通矣其

受遺也視之却粟者涅矣其還魏也視之蹈海者懦矣然而公孫氏曹氏卒不能奪其匹夫之節而館之也貨之也臣之也則豈易及耶有道者之處世也任心而混跡任實而遺名能寄寂寞於群籟而不加傲倪於萬物寧之以仁化隣而以器息爭也信有道者也與人相忘矣忘其賤者則亦忘其貴者其視夫度也康也恭也丕也獻

也猶夫暴牛之隣也汲井之衆也而安得
館之而安得貨之而安得臣之耶或曰丕
篡位者也若之何應其徵也固矣曹氏主
中國則寧且魏民也矧其始非漢臣也非
漢臣而殉漢爲魏民而遠魏非也所謂或
遠或近歸潔其身而已矣當漢末諸賢悉
以角齒自毀而寧獨全於亂世使遇堯舜
之主寧其夔契哉吾固曰寧非一節士也

魏臣之薦寧也曰娛心黃老遊志六藝噫
嘻此寧之所以爲寧也長夏山中讀其傳
有感也爲之贊

贊曰北海朱虛幼安其英韜儒韞老匿景
銷聲去豈慕高歸匪圖羸海鷗公孫榆枋
魏京苞苴終遣璽綬不纓鄙矣諸賢染指
沸羨我也物役物也我傾與道委蛇則惟
先生不冥不塵匪濁匪清螭游鳳食人貌

文所稱卷下
天行雌雄區區一米八兵三國競帝惡乎
成名皂帽布襦千祀遺榮人亦有言豈其
必卿

與王敬美叅知書

往歲之冬接先生駐蘭陵時手教也竊自
幸焉先生咳唾妙天下僕不能爲隸而乃
厚自降以相引也其孰敢不承以先生之
靈天誘其秉近於此道稍能敝跬以窺其

藩矣而逢執事之不問也其誰益我則日
霍霍然如失群鳥矣日者上記長公或以
鄙人爲不度而有侈心也必且西秦擯之
戒航屢罷豈惟見係於山靈實恐他人之
我間而有遐我心也茲得先生歸而爲我
甌臾其幸哉舊集一部呈覽先生所序獎
與過甚然是不佞美疚也他日更何以藥
石之乎向於王百穀處讀閩部疏肆筆矢

文所稱卷下
口矯思於太清而寄意於景物把玩良久
清風灑然頓若山壑俱響至藝圃擷餘則
絕詣孤賞羽翼前哲僕且朝武而夕矩之
矣別來二載懶慢太甚不能操尺牘以相
加遺也近者借吳使爲洪喬因書稿于箠
并以縞帶爲將而不見報章也得無沉浮
耶入賀近矣何日過金閭當面傾倒二刻
更望見惠

南郊誦

天祚有明熙我鴻號 皇也思媚爰敦大
報崇崇泰時坎負離嚮紫陌爲憲儼矣靈
爽玉兆是憑諏日協晨駢犢其牲在滌九
旬我后對越百辟肅雍既誓既戒上下必
恭澄魂閒館抑珍貶御沆瀣羞殮瓊蕤爲
茹載省于圉犧人脫輻不疾疾蠡言剥我
畜乘輿乃登有翳其芝六蚪蚰繆蒙公驅

馳神光若燭御氣非煙旛旒旖旎陰閉陽
宣爰止于壇天步斯躋或陟或降幽明咫尺
剛柔設位 皇祖配之執事有恪念茲
在茲藉茅獻誠表粢效潔相惟辟公班不
踰蒞越席斯陳玄酒用享默懷忽慌冥瞻
浩蕩黃鐘雅奏合以大呂雲菰清引六變
畢舉員玉蒼幣竒俎偶豆孔燠莫愆無祈
有侑牛燔樵蒸饗黷四幕載霞載霧燿霄
靄薄太乙高臨杳然空蹕霓爲金支風爲
瑤瑟萬祗紛紛相率齊止虬驂成組其轡
緝緝假以溢我戩穀單厚穆穆象先熙熙
化後三辰協序庶類由庚綴旒下國登之
胥庭

荅羅生良知辨

豐城羅懋忠議陽明之學也其言曰孔子
言致知矣孟子言良知矣知而良也則不

容致知而致也則已非良其說癢疣與予
曰良知者天命之性心之本體所謂繼之
者善也本體雖善而牴牾反覆至於好惡
與人相遠則失其良矣故必有以致之也
不言致恐學者之任意以為知也不言良
恐學者之徇外以為知也任意以為知者
認欲以為理徇外以為知者牽已以逐物
認欲為理則多蕩而違檢虛而失實牽已

逐物則多以文滅質以博溺心先生憂之
故曰物理不外於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
無物理矣遺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
耶此可以知非一偏之論矣曰學先生者
吾未見其有成德也無乃為鵠者之弊與
曰弊者其流也然狐裘羔袖其為說也孰
掩之先生論曰聖人生知專指義理則學
者亦惟當知此義理而已名物度数無關

於作聖也斯言也蓋以救夫訓詁誦章之失而不知其爲廢學求心者之嚆矢矣愚謂名物度數孰非義理苟外器以言道則無聲無臭者果足盡天下之變耶聖人以天下萬物爲一體欲有以安全而教養之故以名物度數繼其心思所不及如郊祀兵制律曆田賦所以事神治民安內攘外不容已也今以其無關於作聖而謂本心

天則自有輕重則國家功令亦不必稽考而未免以私意獨智行之矣以此用世必窒而不通既以欺人且以自欺此正吾良知之障也中庸之言明善也曰學問思辨學與思由乎已而問與辨取諸人夫取於友朋尚不廢也而况聖作明述六經之文歷代之史遂欲以我一人之見而糟粕之而蕪葺之而芻狗之乎古之聖賢其慮之

也遠故其說之也詳故言惟一必言惟精
言尊德性必言道問學豈其好爲分更分
漏而故支離其語也蓋謂天下之人不皆
聖知而以吾之神解頓悟者律之恐苟安
者樂其便欲速者利其捷講張簧鼓遂且
踰吾儒之戶而入異端之藪矣故揣摩彼
已籌量可否度之以繩接之以柅使智者
不得巧而愚者不得拙如一丘之貉不異

其穴也夫戒慎乎所不覩不聞則一念靈
明專一疑聚炯炯而惺惺矣然又必學問
思辨以擴其端而充其量則名物度數皆
吾心體助也曷其爲心體累也今以其利
欲陷溺之餘而指其偶見暫萌者以爲心
體任其所發信其所如不思取善不知求
益孕情畜變終不能化及其見者已蔽萌
者已塞而恣肆自若遂至蕩然矣是故辭

受不嚴進退不慎屈蟠培井檢隕藩決而
曰此無妨於心體吾不失其爲大也其害
不甚于異端耶此蓋承之者弊也非先生
之爲弊也蘇子大悲閣記有曰齋戒持律
講誦其書而崇飾塔廟此佛法也而其徒
或者以爲齋戒持律不如無心講誦其書
不如無言崇飾塔廟不如無爲其中無心
其口無言其身無爲則飽食而嘻而已是
爲大以欺佛者也嗚呼今之學者其亦有
爲大以欺先生者耶

與九弟書

別弟後數旬矣序改禽變而依然吳蒙也
所差進者覺胷中灑然異往日耳曩在先
人廕下家殷人足潤及親黨自壬申散斥
之後漸以旁落歸自黔中初尚闕游歲之
資今則無兼辰之業矣昨有舊游枉駕吳

門歸謀之婦則以耳璫鏡臺爲質肴俎陸
離珍鮮狼藉而不知主人之汲汲也然猶
愈於截髮毀柱者則酒間自澆塊壘獨不
廢其神王耳竊念以爲太虛本無障礙何
必多取精而弘用物以滓穢之耶蕭條一
室立壁懸磬更覺其爲忍性之資寡過之
助正夫所以玉我而豈其困也嗟乎身惟
七尺生也有涯豈須盈哉臧獲不戢近多

散遣嘗讀莊子庚桑楚之篇喟然有感彼
其畫然知以愚我也挈然仁以媚我也我
爲所蠱而與之鬪則不勝矣故且擁腫之
與居鞅掌之與使一以爲木石一以爲鹿
豕與之共登于羲皇之天而游于無汗漫
之宇寧不自適若棄桑楚之所使而取刁
間之所貴豈但不勝且遭其殃矣弟其以
我之所損者而爲損乎夫我之所損者我

之所以自進也而不以進弟哉

問之上六兄杜陵書

自癸未之冬跼伏于今幾三年淹也而姑蘇半之弟豈忘三荆之歡而甘四鳥之悲也古之達人籩廬其宅意有所之則徒如蟬蛻夫豈我異故土誇嚴之習刻人肌膚矜紳之士以郡邑爲市肆而朝暮趨之即賢者猶不能免而偏知如弟獨不可化以

爲已挂冠神武矣則不宜戚施其身潦倒於邦君之前每一趨入如坐淖竅關不自愉快况乎戚友不諒強之居間却則非情從則背義欲坐而杜戶則示偃蹇之跡欲棄而遠遊則違父母之邦不得已而託迹姑蘇取其聞問易達而塵囂自遠且幸此中絕無雜賓僅有同年生及承明舊交數十人月不一二見也剥琢聲款竟日絕響

大隱高卧如鬼如帝意或厭倦則命一短
棹往虎丘石湖天平天池鄧尉銅井堯峰
靈岩大石箭闕間近或經旬遠或累月置
此身於嵐翠溪烟中毛骨清徹意象超忽
不知天之爲高地之爲下也豈其不知者
之是虞而躊躇係戀哉古之隱者山不厭
深林不厭密吾猶恨此邦之近也而諸兄
乃欲以浮沉間里教我将何以遊夫遙蕩

恣睢轉徙之塗乎近以毋氏之念妹不可
違又承兄之嚴命也則將移逍遙之墟建
廣莫之宅於雲間之里不爲西湖之逋客
矣然猶酌通介之間處喧靜之際鏞門塞
竇至酉而啓即懿親密友亦必以薄暮始
得款接其他則旬日一出出必謁諸先達
而考業焉至於郡邑則非下車與送別不
敢往也若欲強之婆娑奔走如覩之見風

無有寧時則有蹈東海爾昂昂吳國男子
不以身爲君王身者而乃以身爲郡邑身
耶此可諒也

評西鄰子文說

西鄰子訪左史爲書綴其成語璧合珠聯
沾沾負爲素臣之優孟腐令之虎頭也曰
吾且軼昌黎而俯廬陵矣其黨有善繼者
見之嘖曰惡用借殘津以自潤耶吾操吾

觚吾達吾意而已兩家相乖異判若齊荆
之服一日善繼過山齋訟於予予無以裏
也聞之韓子云維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
能乃剽賊聖賢懷道諸子挾術出之有本
而育之無窮譬如橐籥之資元氣是故墨
不襲儒莊不做老各自以精光注於兩間
斯千古之業也近代以來學者多岐而精
光枵矣則不能無挾而必資有待然而才

有巨細識有廣狹譬諸草木區以別矣若
乃傾瀝液於前人而運杼軸於肺腑神胞
旨合喻於言外斯田成子竊齊國而并竊
聖智者乎準繩篇章範模格調是負匱揭
篋擔囊而趨巨盜也其或蹉踖於韻岨崕
於思決裂餽飭句字是剿則是穿窬拊捷
抽箕踰備之姦抑又下矣夫造化之精爲
人人之精爲言是故文之爲用也準於造

化天經而地緯陽開而陰闔嶽峙而川流
法也經之緯之開之闔之峙之流之所以
法也神解者離形以爲工遁相以爲技不
法其法而法其所以法解牛如庖丁斯離
其形矣相馬如伯樂斯遁其相矣此神解
之喻也彼而句字之是剿也則枝經之是
嘗者也牝牡之是索者也指玄黃而爲天
地指赤白而爲日月指水土而爲川嶽惡

能盡其變哉以若
含笑於地下而韓
以語西鄰之子明

勿業吾恐素臣腐令之
之不心服也善繼乃
西鄰之子默而逃去

其況矣財運也

其財矣財運也

法其法其法其

法其法其法其

法其法其法其

法其法其法其

法其法其法其

法其法其法其



